

征稿: 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 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日如溪流

岑蕾蕾

前幾日雨後初霽,我跑到田地旁的小溪裡玩水,往石塊上一坐,將腳丫泡入水裡,涼意慢慢從腳底往上爬。我不願離去,貪戀著溪水帶來的舒適。小溪日復一日的滋養著花草蟲魚,太陽晨起,它們跳躍著;月亮露臉,它們靜靜入眠。

一日,我到市場裡閒逛,熙熙攘攘的市場中,一間古樸的小舖靜靜佇立。

舖內,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坐在斑駁的木凳上,她那雙枯枝般的手,靈巧地拿起一根根竹條。她輕輕地將它們交錯、穿插,手指在竹條間跳躍,彷彿在演奏一曲無聲的樂章。她的手指靈活地操控著竹條,向左輕拐,向右巧繞。片刻間,一個黃綠交織的小竹籃在她手中逐漸成形。她捧起竹籃,滿是皺紋的臉上露出溫暖的笑容。

生活如溪水般奔流,卻不知道會走向何方。辭官回鄉的司馬光,也曾迷茫過。

他在小房子裡,與書桌和油燈為伴,日夜伏案書寫。深夜,他枕著圓形「警枕」入睡,熟睡中微微一動,枕頭開始滾動,他從睡夢中醒來。

深夜朦朧,起身點燈穿衣,緩緩走向書桌提筆書寫,用他自己的話來說「日力不足,繼之以夜」。寒來暑往,他未曾改變,花了十九年時光完成《資治通鑑》。他日復一日筆耕不輟,終為世人留下珍貴的歷史巨著。

如此向上生長的還有曾國藩,他說:「人而無恆,終身一無所成。」

黎明十分,天邊初露曙色,他便起床,靜坐、讀書、練字……一日過去,他開始行思坐想,回憶自己的言行舉止,用楷書寫在日記上。

他一生都在詮釋「有恆」,像大樹那般,努力地向地下扎根,向上生長,枝繁葉茂。

有段時間,身體特別難受,我開始練八段錦,清晨六點,在喧囂還未到來前起床,搬空客廳雜物,搓搓手開始了,雙手上托、拉伸腰、握拳、搖頭舒緩脖子……倘若哪天早晨沒有練習,我便在傍晚同餘暉一起跳動。

無論時間長短,我日日練習,不曾偷懶。兩個月後,我發現自己氣血充盈,面色紅潤宛如紅蘋果,精神愈發飽滿,身材更加緊致勻稱。

這份堅持,讓我收穫了健康,也讓我更加勇敢樂觀。

縱然一直在泥濘小路上前行,總會有人用柔韌的力量堅持著,溪流日日緩緩流淌,終將匯入廣闊的海洋。

三兩日常

胡津津

每次上班,我總能在出公寓樓的轉彎處,看見一個大叔推車子賣鮮花,推車由幾塊木板靠著鐵釘固定,原木色,遠遠看去像是田野裡的泥土。

鮮花在微風下,彷彿靈動少女的裙擺,如詩般點綴著城市裡的高樓大廈與車水馬龍。這一刻,簡單而不起眼的推車像被賦予了使命,如配角般全力托舉著大自然的美麗,讓人们在繁忙與喧囂中,感受一抹清新與美好。

鮮花的絢爛,總讓我想起那些歷經千年依舊熠熠生輝的文物。故宮博物院裡,我有幸邂逅了汝窯天青釉圓洗。它靜臥在柔和的燈光之下,高約硬幣大小,邊緣由淺弧形曲線綿延至底;口徑大小宛若初次綻放的蓮花,片片花瓣恰好處處;通體天青色,素淨仿若仙子。圓洗身形,著色,無一複雜,均留有大片空白,每每凝視,總有種穿越古今之感,彷彿一詩人坐於蓮花池旁,低聲吟唱千年歷史。或許,美常常藏匿於簡單的空白之處,帶給人以無限遐想。

歷史的遺跡常與詩詞的深邃相互交織。《山河詩長安》的錄製現場,當眾人齊聲吟唱詩句,寥寥幾句,瞬間觸動我的心弦。「春風得意馬蹄急,一日看盡長安花」,短短十四字,便勾勒出一幅長安城的春日盛景。

馬蹄疾馳,花香撲鼻,彷彿將我帶回了那個繁華的大唐盛世,感受著金榜題名後的欣喜與暢快。「空山新雨後,天氣晚來秋」則描繪了山間新雨過後的清新景象,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秋意,讓人心曠神怡。中國詩詞去繁從簡,總能用簡單的話語,呈現含蓄而深沉的美。

許是受詩詞裡山水的吸引吧,隨著年齡漸長,我養成了爬山的習慣。每逢週末,在靜默的山峰間,一群陌生的驢友,構建起了最簡單的關係。我們隨心所欲組合,一路暢聊,從出糞小事,到悲傷難過。在這裡,話題無邊界,無需擔憂言辭傷人,無需執行標準答案,就像遠方電台中傳來的輕柔旋律,僅需默默頷首以示贊同即可。這種自然坦率的簡單交往,使我們得以從城市的緊張與焦慮中抽離,感受到短暫的放鬆,它如同夏日山間的微風,為我疲憊的心帶來了治癒。

生活中的這些片段,如同一幕幕細膩的電影,訴說著簡單之美的千變萬化。它們以無聲的方式,詮釋了生活的多彩,引領我品味那些被忽略的美好細節。

在三千里外同樣能夠聽到蟬聲,而且彼此的聲音十分相似,相似到像是由同一隻蟬所發出。恍惚間,讓人有這樣一種錯覺:你在趕來此地的時候,蟬把熟悉的故鄉的聲音也帶到了這裡。

蟬聲所及之處,在城市,也在農村,在故鄉,也在異鄉。它甚至可以跨越時間的障壁,從三千年前的《詩經》,一路綿延至今。

古人聞蟬多有所作,且詩歌往往就以蟬聲入耳的過程為題,譬如唐人來鵠、杜牧、吳融等寫有《聞蟬》詩,宋人李綱、陸游、游九言等也寫有《聞蟬》詩,及至明、清、民國諸代,楊基、高拱等多人亦著有同題詩。這些詩作雖然取的都是同一個題目,不過,不同的人聽到蟬聲時,心裡感受想來並不相同,是以詩人們在詩句裡抒發的情感也是千差萬別。

有人聞之生惆悵,有人聞之心悲切,有人聞之思故鄉,有人聞之但覺兩耳聾,恨不能躲入密室裡去。其實,蟬還是那只蟬,蟬聲還是那蟬聲,只是因為聽的人不同了,聽的時間也不一樣,心中萌生的情緒也就有了變化。這便如同王國維所說:「蟬本無知,然許多詩人卻聞蟬而愁,只因為詩人自己心中有愁,以我觀物,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」

確實,靜也好,鬧也罷,蟬本無心,不過是寫詩人心中有意罷了。就像有人聞蟬愈覺煩悶,有人則有「一聲清潯暑,幾處促流身」的感慨。

在空氣裡了。空氣既已炎熱,消夏便成了一件難熬的事情。夏日裡最不缺的便是蟬聲,就算你刻意躲避,也避不開那此起彼伏、無處不在的蟬鳴。困意襲來時,本想安安穩穩地睡個午覺,結果「知炸」「知炸」的聲音吵得人難以入眠,更不要說進入夢鄉了。

蟬之為物,就像是一個參禪的修者。它並不刻意製造偶遇的場景,卻始終存在於你的週遭。蟬身瘦小,棲在樹上時,容易被樹皮的顏色所掩蓋,被斑駁的樹影所遮擋,即使站在樹下的人也未必能準確地說出它的位置、找到它的蹤跡,但它的聲音宛如一支穿林箭,從柳樹、樟樹、梧桐樹的縫隙裡穿過,從道路兩邊的門店和小區的崗亭間穿過,跑入千家萬戶,清清楚楚地落在每個人的耳朵裡。知了,知了,每一聲鳴叫都好像是在應答。只是不知道它們是在聆聽長者的教誨,又或者是在回應小夥伴的呼喚?難不成是去年困擾了它們很久的某道題目今年忽然找到了答案?也許都是,也許都不是。

記得劉禹錫寫有《酬令狐相公新蟬見寄》一詩,詩云:「相去三千里,聞蟬同此時。清吟曉露葉,愁噪夕陽枝。忽爾弦斷絕,俄聞管參差。洛橋碧雲晚,西望佳人期。」其詩可謂言簡意賅,雖只寥寥數語,卻道出了我的心中所想。

三千里很遠,遠到縱然是「日行千里,夜行八百」的寶馬良駒不停不歇,也得跑上將近兩日兩夜,可是於蟬聲而言,這點距離又似乎不算什麼。你在這邊可以聽到蟬聲,

蟬鳴三千里

潘玉毅

週末的午後,我正坐在陽台前看書,耳邊忽然傳來熟悉的聲響。這聲響不是一聲兩聲,而是一片,氣息綿長,好似專業的歌唱家在互相較量著專業技能。

初時只是間歇的、幽微的,後來就變得密集起來。它們從空氣中跑來,從記憶中跑來,最終匯聚到現實世界裡,好像一場排演了很久的大戲正式開始上演。

這是蟬鳴,也有人叫它「知了聲」。每年夏天,出梅入伏是一個必然會經歷的過程。大約梅雨季與三伏天舉行交接儀式的前後,聲聲蟬鳴就會不期而至。當它響起時,地面並無震動,耳朵裡卻已跑過千軍萬馬。

於是,慵懶的耳朵忽然甦醒了過來,連同這個季節也跟著一起醒了。你都不用感受室內的溫度,便知道「炎熱」二字已經漂洋



文藝副刊

海韻

訃告

莊張慈治

(晉江青陽三光天)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101號靈堂 (Sanctuarium 101-Fleur) 出殯於七月廿七日上午八時三十分

施李素琴

(晉江石廈村厝前份) 逝世於七月廿三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(SANCTUARIUM 212) 靈堂 出殯於七月廿九日下午一時

蔡清郎 (石獅邊塘前埔)

逝世於七月廿二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201號靈堂 (Sanctuarium 201-Gladiolus) 出殯於七月廿九日上午十時

李藝雄

(廈門集美區克山潘塗社) 逝世於七月廿五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(SANCTUARIUM 205-ANGELICA) 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

陳建添

(永春西向) 逝世於七月廿四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(sanctuarium213-Orchid) 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

流芳百世

西方那一塊土中的法蘭西

作者 錢乘旦 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

中新社北京7月25日電 提到法國,中國人的印象通常是浪漫的。但其浪漫概括不了法國文化方面的特色,法國的歷史是非常激烈動盪的。

中國有五千年歷史,法國有兩千年歷史,在歷史長河中,雙方大部分時間是隔絕的。中法之間相互發現的過程其實來得非常晚,真正開始接觸是在中國衰落的時候,中國人對法國人的瞭解伴隨著一段並不愉快的記憶。

法國在中國對西方瞭解的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自19世紀中葉起,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希望瞭解西方。那時中國人最想瞭解的國家是發動了工業革命的英國,其次就是法國。其原因不祇在於法國打敗了中國,更重要的原因則與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段經歷緊密相連。中國最早睜開眼睛看世界的先進知識分子,看到英國有工業革命,有君主立憲制,就希望按照英國的模式來改變中國。但後來發現行不通,就將目光轉向法國。法國大革命將國王和專制制度一起推翻,于是有一批人想到,中國應該學習法國

的革命,中國人的想法就慢慢從改革轉變為革命。這種轉變就與中國人睜眼看世界,發現彼此是相關的。

現在人們所說的「西方」通常指的是西歐和美國,範圍相較過去更大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,有不少中國人把西方看作是「天上」,非常崇拜西方。當然這有一個變化的過程:最初中國認為自己是天朝上國,但後來被西方打敗,走到另一個極端,認為西方是「天上」。但其實西方僅僅是一塊土,是和所有其他地方一樣的一個地區。因此,我有一本講述西方文明起源與發展歷史的書叫作《西方那一塊土》,就是要打破現在很多人還把西方看作是「天上」,什麼都得按照西方來的想法。那塊土上產生的歷史,以及形成的制度、文化、經濟等方面的情況,祇能在那塊土的特定環境下才能出現,生搬硬套是行不通的。中國人經過很長時間的摸索才意識到照搬西方的一切到中國,祇會水土不服。

中國人對法國自身也非常感興趣,特別是法國大革命。

陳建添逝世

菲律濱永春同鄉總會暨總商會訊:本會陳稽查主任建添鄉賢,亦副理事長陳智利鄉賢令尊(原籍永春西向),不幸於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七時三十分,壽終正寢,享壽八十有四高齡,老成凋謝,哀悼同深,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(sanctuarium213-Orchid)靈堂,出殯日期另訂。

本會聞耗,經派員慰唁其家屬,並爰訂於出殯前夕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。敬請各位職會員屆時準時出席參加獻花祭禮,及參加越日執紼行列,藉表哀悼,以盡鄉誼。

陳建添逝世

旅菲永春仙鄉陳氏宗親會訊:本會陳諮詢委員建添宗長,亦副理事長陳智利宗長令尊(原籍永春西向),不幸於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七時三十分,壽終正寢,享壽八十有四高齡,老成凋謝,哀悼同深,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(sanctuarium213-Orchid)靈堂,出殯日期另訂。本會聞耗,經派員慰唁其家屬,並爰訂於出殯前夕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。敬請各位職會員屆時準時出席參加獻花祭禮,及參加越日執紼行列,藉表哀悼,以盡宗誼。

施府李太夫人諡素琴家屬泣啟 (故僑商施宜揚德配) 外孫男陳棟雄 不孝男長征 媳劉美亮 不孝女淑輝 女婿陳另等 孫男國威

訃告 顯妣四代大母施府李太夫人諡素琴 (原籍晉江龍湖鎮石廈厝前份) 於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晚九時二十五分(歲次甲辰六月十八日亥時)壽終內寢,距生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(歲次戊辰九月三十日吉時),享壽積閱壹佰高齡。孝眷隨侍在側,親視含殮,即日遵禮成服。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(SANCTUARIUM 212-HYACINTH) 靈堂,擇訂七月二十九日(星期一)下午一時出殯,安葬於恒安紀念墓園之原。哀此訃

全方位殯儀館, 停柩, 火化, 骨灰甕安置所 SANCTUARIUM Where memories live forever 聖國 — 天人福座 739 G. Araneta Ave. near Quezon Ave., Q.C. Website: www.sanctuarium.net Tel: 415-2255